

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

柏慧

Baihui 张炜 著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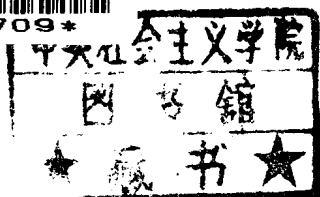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

95919 张 炜 著

柏慧



200093709



Baihui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柏慧/张炜著. —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1994.12
(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)

ISBN 7-5302-0387-8

I. 柏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4)第13524号

·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·

柏 慧

BAI HUI

张 炜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100011

北京出版社总发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市房山区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2.375印张 285000字

1994年12月第1版 1995年10月第2次印刷

印数2001—12000

ISBN 7-5302-0387-8/I·373

定 价:16.0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著名作家张炜继《古船》、《九月寓言》之后创作的又一部长篇小说，是与前两部风格迥异的力作。

小说采用第一人称，以“我”的现实生活为主线，糅以家族秘史和古代传说，描述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，刻画了“我”及一系列栩栩如生、感人至深的艺术形象，从而展现了纷繁尖锐、发人深省的社会矛盾。

小说在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呼唤理想主义的献身精神，在讴歌改革大潮的同时痛斥拜金主义的丑恶没落，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作家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及其维护人类美德、保护自然环境的强烈愿望。

小说有散文之精美，杂文之犀利，既可以看成是主人公写给过去恋人和老师的三束信札，也可以看成是三组日记或内心独白，表现出作家在长篇创作艺术上的新探索。



2003

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

ZHONGGUOZUOJIA XIEHUI SHANDONGFENHUI

蒲公英最早的一批籽儿乘风扬伞而去，
最后的一批也在被虫装得发。土地不动声色地
承接和辞退，卷走一片绿色，覆上一层嫩
黄。水果的糖汁从裂口处流下来，引来
那么多苍蝇和蜂子。整嘴小狐迈着软
的步子走近了，小蛇们嗡的一声散开。
小狐用粉红的卷舌舔了一下，微弱的酸气
使它皱了一下眉头，但它还是勉强地享用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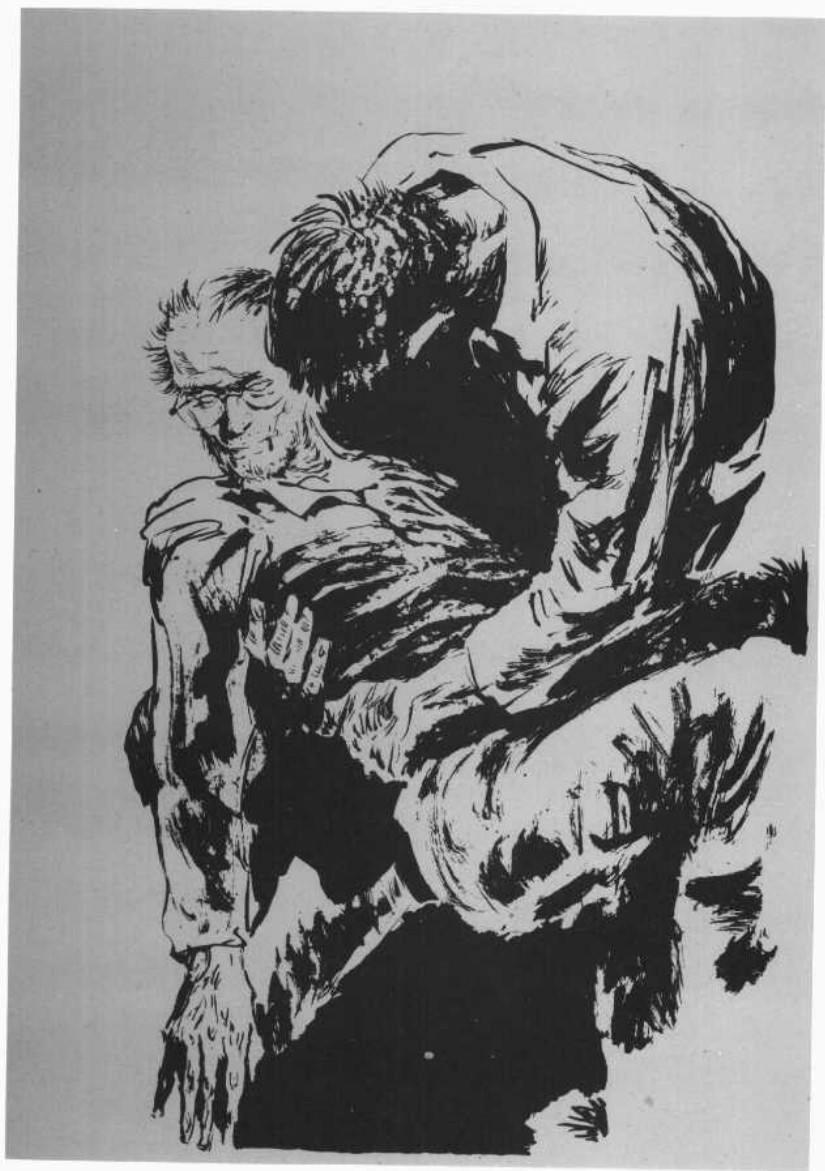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手迹



我和柏慧在那个丁香花一齐开放的春天……



老胡师并不认为讲那些话的人品行不端，反而真的
一度对我有些生气。



我的左侧沾满了导师的血，他的头歪到一边去了。



未来会是一次有希望的迁移吗？——我，拐子四哥
还有斑虎在葡萄园里。

献 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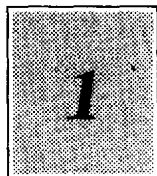
我 亲 爱 的 同 志

目 录

第一章 柏 慧——	(1)
第二章 老胡师——	(197)
第三章 柏 慧——	(283)
夜 思 (代后记)	(364)

第一章

柏 慧——



.....

已经太久了，我们竟然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没有互通讯息。也许过去交谈得足够多了。时隔 10 年之后，回头再看那些日子，产生了如此特殊的心情。

.....

午夜的回忆如潮水般涌来……我用呓语压迫着它，只倾听自己不倦的诉说。

10 年的时间里我们只是匆匆见过一面。那一次我甚至没有来得及仔细看看你。我肯定让你越来越失望了——失望了吗？每个人最后都会让人失望，好在这只是别人的事儿。十几年前大学校园里那个瘦削的男生长成了今天这副模样，真没有准备。人一晃就到了中年。原来总以为中年是别人的。

你说，你永远也不会理解我现在的处境。你不明白一个人到了这把年纪，正该是好好安定自己的时候，却突然去了穷乡僻壤。这真是一种无聊的消磨，大概会很痛苦的。

其实对比起我生活过的那座城市，这儿要好上不知多少倍。

它起码不那么嘈杂，早晨一睁眼看到的不再是浩浩的人流、拙劣的建筑。我待在自己的葡萄园里，葡萄园当中有座小茅屋；我们四周的篱笆上爬满了豆角蔓子。园子里有一眼旺旺的水井，水的味道像矿泉。我就守着这眼井过了这么多年，用它的水沏茶。平常干些园子里的活儿，我有几个最好的帮手。这样过下来，我并不太想城里。

我盼望梅子与我有个同样的抉择，也盼望在这儿迎接我的一些朋友。

从地理位置上看，这儿可不能说是穷乡僻壤。它处于有名的登州海角，而这个海角从古到今都值得好好记叙。比如说秦始皇三次东巡都到过这里，那个为他采长生不老药的方士徐芾（福）就是这儿的人。海角上至今仍有不少东巡遗迹，有无数传说。

我就在这样一个地方住下来，一待就是好几年。我感受着我的海角——我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地认为它是我的，或我是它的。我开始能够好好地、从头至尾地想想我自己和我所经历所感到的一切了。

我在这期间想得最多的就是你，以及与你连在一起的那所地质学院。它是我的母校，我的另一个出发地，我的一个港。你们今生都无法从我的记忆中抹掉。

在这个午夜，我仿佛听到了你的询问：从头开始吗？我感激你遥远的注视，从心里感激。

从头开始——开始吗？

我一时无从回答，只是充满了感激。我好像已经开始了。

初来这儿时，我对梅子说：我正在从头开始。梅子对此并不支持，但认为可以试一下。她默默承受了。她知道人已经到了中年，再不试一下就来不及了。我因此而感谢着她。

你现在是独自一人了。那位小提琴手使你失望了。但他的确是个天才，我这么想。

保重自己吧，柏慧。

不要忘记春天，那个丁香花一齐开放的春天……